

中国财富收藏鉴识讲堂

金申 讲 古代佛像

金申◎著



 中国财富出版社
CHINA FORTUNE PRESS

· 中国财富收藏鉴识讲堂 ·

金申 讲 古代佛像

金申◎著



中国财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申讲古代佛像 / 金申著. —北京: 中国财富出版社, 2016.6
(中国财富收藏鉴识讲堂)

ISBN 978-7-5047-6148-4

I. ①金… II. ①金… III. ①佛像—鉴赏—中国 IV. ①B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18586 号

策划编辑 张 静

责任编辑 张 静

责任印制 方朋远

责任校对 杨小静

责任发行 张红燕

出版发行 中国财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 5 区 20 楼 邮政编码 100070

电 话 010-52227568 (发行部) 010-52227588 转 307 (总编室)

010-68589540 (读者服务部) 010-52227588 转 305 (质检部)

网 址 <http://www.cfpress.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7-5047-6148-4 / B · 0495

开 本 787mm × 1092mm 1 / 24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张 7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94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 印装差错 · 负责调换

· 前 言 ·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热爱收藏的民族。我国历史上有过多次收藏热，概括起来大约有五次：第一次是北宋时期，第二次是晚明时期，第三次是康乾盛世，第四次是晚清民国时期，第五次则是当今盛世。收藏对于我们来说，已不仅仅是捡便宜的快乐、拥有财富的快乐，还能带给我们艺术的享受和精神的追求。收藏，俨然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收藏是一种乐趣，收藏更是一门学问。收藏需要量力而行，收藏需要戒除贪婪，收藏不能轻信故事。然而，收藏最重要的依然是知识储备。鉴于此，姚泽民工作室联合中国财富出版社编辑出版了这套《中国财富收藏鉴识讲堂》丛书。当前收藏鉴赏丛书层出不穷，可谓鱼龙混杂。因此，我们这套丛书在强调“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的基础上，更加强调“权威性”，目的就是帮广大收藏爱好者擦亮慧眼，提供最直接、最实在的帮助。这套丛书的作

者，均是目前活跃在收藏鉴定界的权威专家，均是央视《鉴宝》《一槌定音》等电视栏目鉴宝专家。他们不仅是收藏家、鉴赏家，更是研究员和学者教授，其著述通俗易懂而又逻辑缜密。不管你是初涉收藏爱好者，还是资深收藏家，都能从这套丛书中汲取知识营养，从而使自己真正享受到收藏的乐趣。

《金申讲古代佛像》作者金申先生是古代造像专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教授、文化部艺术品鉴定委员会委员、鉴博艺苑收藏品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世家鉴定委员会鉴定专家。他曾多次为国家文物局举办的培训班和海内外高等院校讲授佛教文物考古，为国内外公私博物馆鉴定佛像。他长期致力于佛教美术史和佛教图像学研究，成绩显著；在佛教文物鉴定方面，尤有独特功力。该书是他研究古代佛像集大成之力作，对古代佛像收藏爱好者以及古代佛像研究者均有极大的帮助。

姚泽民工作室

2015年4月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佛教初传期的佛像	1
第二章 历代汉传佛像的特征及辨伪	23
第三章 藏传佛教造像	87
第四章 佛像辨伪概述	121

第一章

佛教初传期的佛像

金申讲古代佛像



· 佛教初传期的佛像 ·

佛教最早是什么时候传入我国的，尽管学术界有多种意见，但无论是据出土实物判断，还是证之史籍，应该说在东汉初年的公元1世纪左右是妥当的。

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汉明帝梦到高大的鎏金铜人，头部还会发光，大臣告知西方有神称为佛，于是明帝遣使到天竺（印度）求法，并带回了佛像图样。以后这些图像得以临摹传播。这个故事在《四十二章经序》、牟子《理惑论》、晋王浮《老子化胡经》、酈道元《水经注》、杨衡之《洛阳伽蓝记》等书中都有大同小异的记载。

“金人长大，顶有光明”：金人当即鎏金佛像；顶有光明，自然就是佛像



沂南汉画像石的线刻人物

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头光或说背光。这个物件成了判断早期美术品上出现的人物形象是否是佛教内容的重要标志和依据。

1954年发掘的山东沂南（汉代属徐州地区）汉画像墓，据考证为东汉恒帝时期的，引人注目的是中室八角擎天柱的顶端北面和南面各以阴线刻画有一男子（过去相沿为童子）立像，唇上还有两撇上翘的胡须，有西域人物的形象因素。头部环绕有同心圆的光环，有的学者认为这人物头上的头光是受到佛教的影响而来的，应无大谬。这个人物说不定即是佛陀。头光在东汉以前的美术品上从来没有发现过，这

个属于佛像专用的东西，很可能是东汉时的人在佛像上偶有所见，得到启发，顺手拈来的。



楚王刘英的封地在徐州，他是最早信奉佛教的上层统治者，曾为浮屠（佛陀）斋戒祭祀，封国境内的百姓稍有信奉者，以后逐渐转盛。

徐州治所的下邳已经建起了浮屠寺。《后汉书·陶谦传》记载，陶谦任徐州刺史时委派同乡笮融督运广陵、下邳、彭城三郡的粮食，笮融竟然私自将这三郡的收入用来大兴土木，起建佛寺。佛塔的顶上竖立金盘（相轮），周围是回廊，可容三千多人；铸造金铜佛像，外罩锦绣绸缎。每到浴佛节，在路上铺席子，广为施舍饭食，万人聚集，颇为壮观。

上文描述佛寺的佛塔高耸，顶上有金铜的塔刹，下有数层塔身，围绕着佛塔四周是佛堂建筑，结合敦煌石窟北魏壁画的建筑看，是很符合我国早期寺院正中立佛塔、周围建佛堂的寺庙规制的。

据以上记载可知，东汉时佛教在江苏、鲁南一带已经有了一定的信徒和规模。

江苏连云港的孔望山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锦屏山的东北，新浦以南5里。摩崖造像高约129米，在山的西端长约700米、高129米的崖壁上依山势浮雕108个人物，最大的人像高1.54米，最小的人头像仅10厘米。浮雕内容

有饮宴图、百戏图等。

1980年，史树青先生首次指出造像有佛教内容。从浮雕依稀可辨的涅槃像和舍身饲虎等故事画来看，应属于佛教内容无疑。

这些人像雕刻的时间，有后汉说、魏晋说，甚至唐代说。雕刻多为减底法，人物略高出崖面，衣冠服饰确是汉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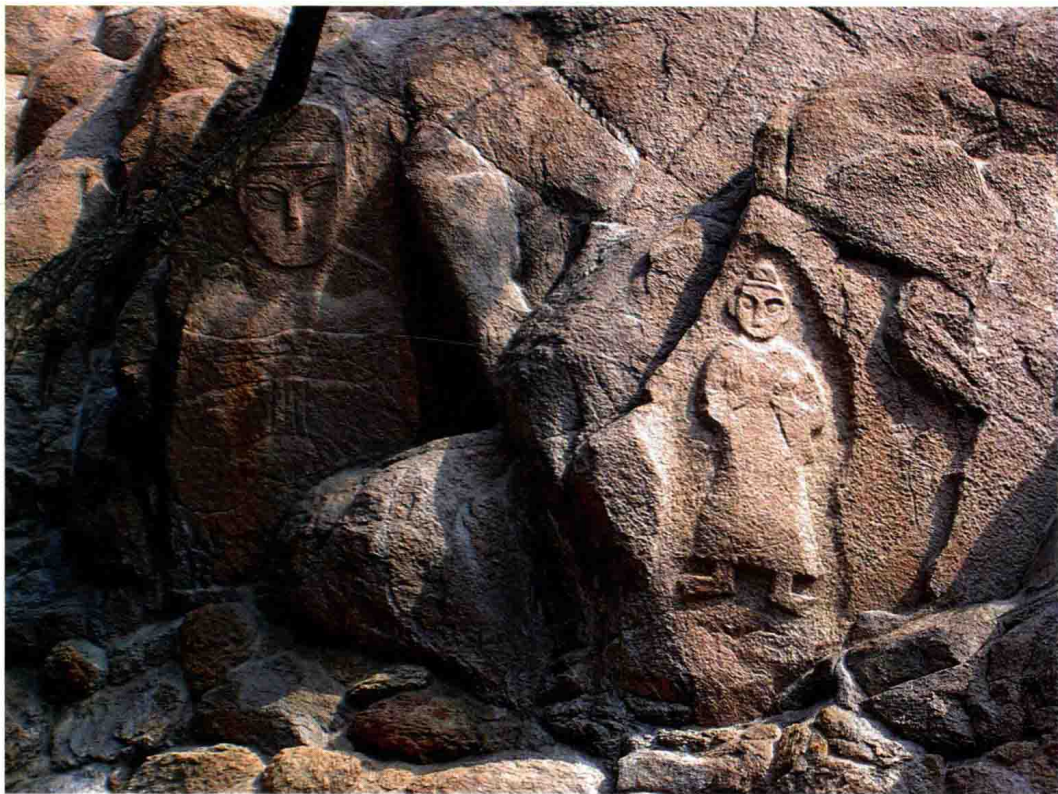
引人注目的是西端的一尊佛立像，高肉髻、右手作施无畏印、左手持大衣一角，已经是完整无误的标准立像形式。在他东侧是一位戴冠袖手的人物立像，两尊像从雕刻风格判断显然不是同时代之物。

戴冠袖手人物立像的雕刻手法是在减底的人物轮廓上用阴刻线来表现衣纹和面部，注意眉毛是用双阴刻线来显示的。而佛立像虽也是减底轮廓，但面部的眼窝深陷，手臂凸起，右手和左手持大衣一角的细节都是用浮雕的形式来刻画的，整体具有立体感，轮廓线也较旁边的人物立像清晰有力，从表现形式到保存现状，显而易见，佛立像的雕刻年代要晚于人物立像。

如果将戴冠的人物像定在汉代，那么从佛立像的造型样式和细节特征判断，二者显然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佛立像只有放在北朝时代才更妥当。此外



还有一些应该是和佛立像同时期雕刻的佛教内容浮雕，这类作品的年代也要迟至北朝才能说得通。



连云港孔望山浮雕佛像（现代——北朝陆雕刻）

从主流佛像艺术传入中国的时期推断，这些岩刻像应该不是同时期制作的。并且孔望山也不完全是佛教内容，还有道家的东西，判断它们陆续制作于3—6世纪的东汉、魏晋至北朝时期较妥当。

吴焯先生也认为，结合苏北、鲁南在东汉时佛教传播的形势，孔望山在汉代已有佛教题材的雕刻是有可能的，但舍身饲虎、涅槃图这类题材出现在东汉似乎也为时过早。

摩崖画像东侧约70米处，有一石雕大象，略大于真象，脚戴镣铐；旁边浮雕有一丁字形头饰的象奴，手执训象钩。整体造型线条简洁，由于久经风蚀，可看出象奴的形象是重新勾勒修改过的，大象的细部线条也被重新刻画过。

大象背部用双勾阴刻隶书体的“象石”二字，近年在石象前腿里侧，发现有一行竖刻的隶书，辨认为“永平四年四月”。假若是东汉的永平，那么此年为公元61年。如果确是永平四年佛教徒出于佛教圣物崇拜的目的而雕刻的，那么就比佛教史上记载东汉永平十一年（68年）汉明帝感梦遣使西域求佛经，归来特建白马寺的时间还早了七年，这样佛教传入的时间就过早了，



连佛教史都要改写。

佛教和象的关联很深，佛经中不乏白象的记述。在孔望山雕刻大象，无疑是将大象视为佛教圣物。因此，如果确实是汉代佛教徒为供祀佛教中的大象，则将这头象看作是真实的大象，不可能想象在象身上刻写“象石”二字。在象身上刻写“象石”二字的风习，总使人疑是宋元以来金石学家的癖好所致，说不定是宋元时代在修整象奴时后人添加的。

象石的造型颇有古意，如果放在北魏永平（508—512年）的时代则顺理成章了。实际上“永平四年”刻款已经为孔望山佛教浮雕人物群建立了一个年代标尺，孔望山的雕刻始于东汉是可能的，关键是此后陆续添加了哪些内容。

在内蒙古和林格尔的东汉壁画墓里还出现了带有“猗猗”和“仙人骑白象”题记的画面，“猗猗”应即“舍利”的通假字写法，“仙人骑白象”很显然也是东汉时人们对佛教尚不了解，将佛教中的太子乘白象、普贤菩萨乘白象的内容与道教及秦汉时的神仙方外之士骑乘的青牛等坐骑混淆不清所致。



连云港孔望山汉代石像（1）



连云港孔望山汉代石像（2）